

能，無人行走而恢復荒煙漫草的自然野地，或改頭換面成為嶄新的現代公路，或被後來的道路切割得柔腸寸斷，模糊難辨，甚至因地形地貌的變動而消失無蹤，如果我們放寬視界，以更長的時間軸來觀察，則將看見古道自有它的生命史，隨著經濟、政治、社會和運輸工具的遞變而演進：蜿蜒的羊腸鳥道被筆直的公路取代，冒白煙的火車迅速淘汰逶迤穿梭的腳伕，沒有鐵路經過的市集聚落由絢麗歸於平淡，甚至蕭寂沒落。陸上交通如此，海上交通亦然。一夕之間翻轉社會的事件很少發生，反而是許許多多複雜的因素，逐漸交織成歷史的脈絡。想要探究歷史的面貌，必須有此胸襟和認識。



古道踏勘 蘭陽博物館提供

在聆聽完陳進傳老師精闢的解說後，隔天清晨一行人帶著小學生遠足興奮的心情，踏上踏勘古道的旅程。前幾日晴朗的冬陽今天藏起笑臉，天空堆擠著鉛灰的雲，車過北關，窗外開始飄起細雨。台灣東北部的山區原本經常雲深霧重，細雨綿綿，陰雨天走草嶺古道更能夠深切體會前人往來古道的艱辛況味，實在是我們的幸運。研究淡蘭古道卓然有成的唐羽老師在雙溪車站與我們會合，帶領大家實地訪查古

道現存的一些路段、古蹟、聚落遺址，沿途解說古道的發展歷史、相關的人、事。我們隨著唐羽老師先走三貂嶺古道，沿途「盤石曲磴而上，凡八里，至其巔 草樹蒙翳，仰不見日色，下臨深澗，不見水流，惟聞聲淙淙，終日如雷」(註1)，然後下山沿牡丹、雙溪、貢寮一路探訪，唐羽老師對淡蘭古道真是如數家珍，在現代公路把古道切得柔腸寸斷的情況下，他指揮司機這裡左轉，那裡右轉，居然能帶大家找到渡口、土地廟、建築殘址等等淡蘭古道的遺跡，我們彷彿是跟著清朝時期噶瑪蘭通判姚瑩的腳步，「六里頂雙溪，有渡，八里魚桁仔，有溪」(註2)用腳讀〈台北道里記〉。



建築殘址 郭文豐提供

吃完午餐的便當略作休息，一行人繼續上路準備登草嶺古道。從遠望坑溪過橋，古道的路基有多處被溪水沖刷崩落，蕨類和其他許多植物拼命咬住原本就不寬的路面，一級級取自山壁石材切鑿堆疊而成的石階，見證前人篳路藍縷的艱難險阻，翠林中傳來陣陣鳥鳴，以主人的身分向我們這群訪客依稀訴說雲霧的故事。陡立的石階連上數百尺，讓我們各個人不時停歇擦汗喘息，陰雨天便裝走古道尚且如